

新
人
新
事
丛
刊



赤胆忠心的好战士吴兴春

农村读物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新工业新事以刊
藏书章
赤胆忠心的好战士吴兴春

本社編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赤胆忠心的好战士吳兴春

本社編

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1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64}$ · 印张 1 · 字数 14,000

1964年10月第1版 ·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印数 00,001—75,000

統一书号: T 3168 · 14

定价: (四) 一角

內 容 說 明

在云貴高原的从江县山区，住着十多万勇敢、勤劳的苗族、侗族人民。这本书讲述吳兴春这个汉族干部怎样帮助这个山区兄弟民族战胜各种困难，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故事。

十一年来，吳兴春怎样以革命硬骨头精神，依靠貧下中农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坚持了革命陣地；怎样和群众同甘共苦，消除反动統治阶级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怎样帮助兄弟民族改进生产工具，发展生产。这本书都作了介绍。

插图者：馬 少 展
郭 振 华

目 录

赤胆忠心的好战士吴兴春

..... 人民日报记者 (1)

向吴兴春学习什么? 马沛文 (52)

赤胆忠心的好战士

吴兴春

人民日报记者

高高的个子，一张风吹日晒的脸膛，一身洗得退了颜色的旧军装，一杆短短的旱烟管，一双翻山过岭的草鞋，一脸憨厚朴实的笑容，两只粗糙结实的大手，伸出手来，好像随时准备着为你做点什么，这就是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武装部的干部吴兴春。

你也許知道，在云贵高原的贵州和广西交界的从江县，重重叠叠的深山峻岭中，住着十多万勇敢、勤劳的苗

族、侗〔dòng洞〕族兄弟。解放前，他們在封建頭人和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下，生活極為貧困。特別是居住在深山里的兄弟民族，還過着刀耕火種、結繩記事的原始生活。他們吃的是野菜、芒粑（用蕨根粉作的粑粑），蓋的是秧草編起的秧被，經常是赤身露體。就在這個山區，吳興春整整工作了十一年。十一年來，吳興春和深山區的兄弟民族一起，翻天覆地，從石耙、木犁的時代，跨進社會主義。深山苗區的第一個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是他幫助群眾組織起來的。月亮山上的第一所小學，是他和群眾一起修建的。他帶領民兵，修起從江地區的第一條公路。他在加鳩山區，播下革命的種子，

培养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十一年来，他和山区群众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坚守住民族地区的革命阵地。在最初的困难日子里，有多少次，他把身上的棉衣脱下给老年人盖，自己盖群众的秧被；有多少次，他把大米给孩子吃，自己和群众一起啃芒粑；他帮五保户、困难户挑的水，打的柴，送给他们的盐巴，数不清有多少次。十多年来，他自己总是一套军衣，一碗辣椒，就把日子打发过去。

“有困难的我都帮”，这是吴兴春的风格。“在从江干一辈子，一辈子革命到底”，这是吴兴春的豪言壮语。吴兴春，一个贫农的儿子，一个解放军的青年战士，他经过了怎样的锤炼，在斗

爭的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呢？

永 不 忘 本

一九五二年的六月，一个細雨蒙蒙的早晨。原来是解放军排长，当时是区武装参谋的二十一岁的吴兴春，脚蹬草鞋，身背背包，肩扛长枪，向侗族聚居的貫洞地区奔去。这个地区离从江县有六十多里。出門就是爬坡。翻过一个山头，又是一个山头。只見茫茫白云，在他脚下浮沉。山高路险，无路可辨，人得像山羊似地从一块石头，跳上另一块石头。前边又是悬崖絕壁，下面是奔騰的急流，人得张开双手，抓住树枝，全身貼着岩石，一步步挪过去……当天赶到貫洞，第二天，

他便滿腔熱情，跑過一個寨子，又一個寨子，訓練民兵和組織生產。

年輕的吳興春，沒有想到反動統治長期造成的民族隔閡，一時還沒有消除。地主富農又在威吓基本群眾，不讓他們接近解放軍。他走到哪里，青年人見了就跑，婦女們瞧見他趕忙關上大門。在村頭遇到幾位老人，他笑容滿面地湊過去，不料第一句話剛出口，老人們搖搖頭、擺擺手，說聲“蓋窩”“蓋窩”（不懂）就走開了。晚上，他來到侗寨的鼓樓，想趁群眾在這裡擺談的時候開個會。不知誰喊一聲“嘎〔gā〕馬拉”（漢人來了），群眾一轰而散。一天、一天過去了，十三天，他跑了十四個寨子，到處都是同樣的遭遇。

困难哪，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在三年的部队生活中，他从来坚决完成任务，先后受到三十多次表扬。他带的班是全连的模范班，带的排是全营的模范排。如今，他来到这个完全陌〔mò末〕生的地方，语言不通，群众没法接近。其他区乡干部又都一人一地，相隔好几十里，想找个人商量商量也办不到。他真想打个报告，要求归队，要求去抗美援朝。

正巧，上级调他去军分区学习。他赶紧打好背包，收拾好行李，连一双破草鞋也没留下。他是不打算再回到这个地区来工作了。

军分区三个月的学习，打开了吴兴春的眼界。原来，我们的民族有这

样悠久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又走过了这样艰苦、漫长的战斗路程。多少革命先烈，在监牢里，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为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一个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屹〔yì 易〕立在他心里。他想得很深，想得很远，想得很宽。他想白求恩是个外国人，为中国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自己是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却不愿意为兄弟民族贡献自己的青春。他想起许多革命同志在敌人监牢里坚持斗争，为革命牺牲，死而无怨；自己在革命胜利的环境里，却不能坚守党交给自己的岗位。他读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着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读到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当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不当人民的老爷时，不禁痛心得哭了起来。他想：党分配自己到从江工作，自己却一心想回部队，甚至想到大城市去，这岂不成了个冒牌的共产党员？帮助兄弟民族翻身，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从江我不去，又叫谁去呢？忘掉从江人民的苦，这就是忘掉自己的苦！

十月的贵州，天气十分凉爽。吴兴春躺在床上，却觉得浑身燥热。他在床上翻来复去；他的脑子在翻滚着，翻滚着自己的过去：

炮火连天，日本鬼子打到家乡安徽凤台来了。国民党扒了黄河大堤，淮河溃决。一家人逃难回来，田地都

泡在水里。母亲病在板床上直喘气，拉着自己的手：“小驴，小驴，千万不要学坏……”不久，他母亲死了。八、九岁时，他在一家茶馆当学徒，有一天，他睡着了，在梦中他看到了母亲，惊喜地连声喊着娘、娘，用尽全身力气扑过去，一头撞在冰冷的驴槽上，……破旧的小茶馆里，只比茶桌稍高一点的苦孩子，举起芦柴似的瘦胳膊，劈柴，冲开水，开水浇烂了双脚……

十五岁时，为了找碗饭吃，他到国民党军队里当一名勤务兵。成天挨打，连长、排长、班长个个都打他。生了痢疾，让他睡到厕所边，不把他当人看待……

平地一声春雷，解放军来解放了

他。他身体弱，力气小，行军时，班长帮他背枪支，背背包。他生了病，指导员亲自端饭给他吃。他又生了痢疾，班长背他上厕所，粪便流了班长一身，换身衣服又背他。他禁不住流下泪来。革命部队才是他真正的家，阶级弟兄是他真正的亲人。……

吴兴春想到过去和现在，再也睡不着了。他爬起来，在刚买来的日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吴兴春呀，你可不能忘本哪！兄弟民族的苦，就是你自己的苦，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怎能够向困难低头呢？你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就是遇到刀山火海，你也要勇猛前进！就是那岩石硬似钢铁，你也要在上面扎根。”

第二天，他向教导队党组织写了保证书：在从江干一辈子！

扎下根来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吴兴春重返从江。一路的景色，都和第一次来时迥然不同。都柳江的水呀，走不完的山呀，遮天盖地的密林呀，对他都变得亲切可爱了。

思想认识一转变，就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原来觉得自己很笨，现在也能想出些办法。咱们解放军每到一个新区，不总是给老百姓挑水、打柴、打扫院子……老百姓不总是很快就接近咱们了吗？对，咱就用这个办法，接近群众。

說干就干。每天天蒙蒙亮，他就背上枪，扛上农具，赤脚上了山坡。見貧苦农民挖田，他帮着挖田；見劳动力弱的老人犁地，他帮着拉犁。一到中午，群众在坡上生火煮飯，他悄悄跑上山林，吃几把野楊梅，喝几口泉水，紧紧褲腰带，跑回来帮助群众再干活。晚上，老百姓回家了，吳兴春还不休息，他見老人舂米，他帮着舂米；見孩子去挑水，他帮着挑水。……

过了一段时间，群众脸上那种怀疑、戒备的神气消失了。青年人見他不躲，妇女見他不再关门，人們一見他就围攏来，打着手势同他交談。这时候，吳兴春多么想了解他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恨不得把党和毛主席对兄